

為烏克蘭發聲：自由詩人舒夫真高

文 鄭政恆

在芸芸烏克蘭詩人中，舒夫真高（Taras Shevchenko, 1814–1861）是尤其著名的代表人物。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中介紹他說：「舒夫真高是個出眾的人物，他是農民的兒子，見識過維爾紐斯和華沙，他也是農奴畫家，他的藝術令到聖彼得堡的賞識者為他贖回自由之身，他是一位自由的詩人，確立了現代烏克蘭文學語言的文法和文雅。」

從以上這段話，我們找到閱讀舒夫真高詩歌的理由。本文引用的舒夫真高詩作，見戈寶權、張鐵弦等譯《謝甫琴科詩選》（1983年上海譯文版）。

1814年3月9日，舒夫真高生於烏克蘭基輔省莫林采村的農奴家庭，父母已是貴族地主恩格爾加特（Engelhardt）的農奴。舒夫真高自幼失去父母，成為孤兒，但他也學會了讀書寫字，也喜歡繪畫。

1831年，舒夫真高隨地主到了聖彼得堡，為畫匠當學徒。1835年，舒夫真高的美術才華被同是烏克蘭人的帝國美術學院學生索申科（Ivan Soshenko）發現，1838年，畫家勃留洛夫教授（Karl Briullov）將自己所畫的詩人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肖像畫拍賣，所得金錢換取了舒夫真高的自由。

舒夫真高贖身了，迎來十年的自由歲月。舒夫真高進入帝國美術學院，跟勃留洛夫習藝，一方面畫藝日進，獲獎不斷。另一方面，舒夫真高大量閱讀古代、外國、俄國和烏克蘭的文學作品，也寫作

詩歌，1840年，舒夫真高的第一本詩集《科布查歌手》（*Kobzar*）出版，當中有八首詩：〈我的歌啊，我的歌〉（*My Thoughts, My Thoughts, You Are My Doom*）、〈佩列本佳〉（*Perebendya*）、〈卡泰林娜〉（*Kateryna*）、〈白楊〉（*Poplar Tree*）、〈黑色的眉毛，褐色的眼睛〉（*Why Should I have Black Eyebrows*）、〈致奧斯諾維亞年科〉（*To Osnovyanenko*）、〈伊凡·波德科瓦〉（*Ivan Pidkova*）、〈塔拉斯之夜〉（*Taras's Night*）。1844年，〈科布查歌手〉再版，加入了長詩〈海達馬克〉（*Haydamaky*）。

1844年，舒夫真高在聖彼得堡寫了長詩《夢境》（*Dream*），為烏克蘭和受壓迫的農民發聲，正如保羅·庫比塞克（Paul Kubicek）在《烏克蘭史》（*The History of Ukraine*）指出，「他的詩歌，為烏克蘭和受壓迫的農民的社會正義發聲，使他成為許多烏克蘭人的英雄和榜樣。然而，令舒夫真高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對烏克蘭身分的定義超越了語言。這包括明顯的政治色彩——烏克蘭人對自由的熱愛，哥薩克人就是例證，相對於渴望奴役他人的帝國主義俄羅斯。」

詩作〈夢境〉的引子，針對為非作歹的人，坐實了全詩的批判之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他們的路程也很寬廣：
這個人修建著，那個人破壞，
這個人用貪婪的眼光

向四外瞧著土地，
想把它強奪過來，
好帶到墳墓裏去。
有的人在打紙牌的時候，
要把他親家的錢財掠奪精光。
有的人在背地裏磨刀，
想要殺害親兄弟。

詩作轉入詩人的夢境，詩人隨著一隻貓頭鷹升向空中飛翔，離開了大地，從天空中發出慨嘆，由於在高空，詩人可以宏觀地看悲慘的烏克蘭：

別了，親愛的家鄉，
你這悲哀和哭泣的地方！
我把我的痛苦，劇烈的痛苦
藏到雲端裏去。
是你在呻吟嗎？烏克蘭啊，
像一個可憐的寡婦那樣！
在霧氣彌漫的深夜裏
我將飛到你這兒來。
悄悄地說出我傷心的話語，
為了和你商量商量，
我將像清新的露珠一般
在午夜裏下降。
我們要交談一番，
當清晨還沒有來臨，
你的孩子們還沒有
向敵人沖去的時候。
再見吧，親愛的家鄉，
我貧困的故鄉！……
把孩子們撫養大吧，
上帝那兒永遠存在著真理！

詩人在飛，望見美麗廣闊的烏克蘭自然大地，但人間的社會現實卻形成對照，十分殘酷，不幸的人民貧窮，追求改革的十二月黨人和政治犯遭流放。詩人從烏克蘭飛到聖彼得堡，甚至飛到皇宮，詩人順理成章，激烈地批判政權的核心，諷刺沙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I）及皇后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Alexandra Feodorovna），也追溯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奪取烏克蘭，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 the Great）令烏克蘭農民成為農奴，又終止札波羅結的哥薩克軍團（Zaporozhian Cossacks Army），斷送了许多孤兒寡婦。烏克蘭哥薩克鮑魯勃托克

（Pavlo Polubotok），因向彼得大帝尋求更大的自主權利而被捕，關入彼得保羅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餓死於獄中。從空間的飛翔到歷史的回顧，詩人彷彿讀著烏克蘭一頁頁的悲哀歷史。最後，詩人驚醒了，這是一場可怕而野蠻的夢。

〈夢境〉一詩尖銳，為舒夫真高帶來沉重代價。1846年，舒夫真高在基輔結識歷史學家科斯托馬羅夫（Nikolay Kostomarov）。後者是秘密政治團體「聖西里爾與美多德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的創立者之一，據庫比塞克《烏克蘭史》所說，聖西里爾和美多德兄弟會是「一個秘密社團，成員討論諸如廢除農奴制、新聞自由和斯拉夫民族自由聯盟等激進思想。這樣的圈子，通常受到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啟發，在帝國的其他大城市比比皆是。毫不奇怪，他們沒有得到沙皇的好感，沙皇派他的秘密警察潛入，並逮捕他們的成員。」

1847年，舒夫真高、科斯托馬羅夫及其他成員被拘捕。由於舒夫真高的《夢境》等詩歌被搜出，他被押送到聖彼得堡，重判十年流放，沙皇尼古拉一世更在判詞中加入「嚴加監視，褫奪寫作及繪畫的權利。」在牢房中，舒夫真高寫下一組出色的詩作《在單獨監禁中》（In Solitary Confinement），其中的《三條寬闊的大路……》（Oh, Three broad roads）是帶有民間氣息的敘事詩，率真自然，以留守家園者的角度，寫烏克蘭人流離異鄉，荊棘滿途：

三條寬闊的大路
通往不知甚麼地方……
三個弟兄離開了家，
從烏克蘭奔向異鄉。
他們辭別了親愛的母親，
大哥拋下了妻子，
二弟和姐姐分離，
而最小的弟弟——
離開了一位可愛的姑娘。
年老的媽媽在田野上
栽種了三棵柗樹，
嫂嫂呢，在遼闊的草原上
栽種了一株筆直的白楊。
姐姐在溪谷中
栽種了三棵白槭樹……
而那年輕的姑娘

種上了繡球花樹。
哎，那棵繡球樹乾枯啦，
白槭樹也沒有活成。
筆直的白楊沒有長起來，
三棵榕樹枯萎不長。
三個弟兄一去不返——
親愛的母親哭泣著，
妻子悲泣，兒女啼哭，
他們詛咒著自己的苦命。
於是姐姐走向異鄉
去尋找自己的兄弟……
她把那些家務事
都交給了年輕的姑娘。
三個弟兄一去不復返，
在世界上到處流浪。
而一叢叢的荊棘
就長滿在這三條大路上。

又例如〈茅屋旁有個櫻桃園子〉（A cherry orchard by the house），沒有前者沉重，但有田園牧歌的自然氣氛，農家日常生活於歌聲中來得生動：

茅屋旁有個櫻桃園子，
金甲蟲在樹上爬來爬去。
農夫們背著耕犁回家，
年輕的姑娘們唱著歌曲，
母親在家裏等著他們回去。

全家人在茅屋旁吃晚飯，
黃昏的星星在天上升起，
小女兒給大家送來飯食。
母親又該絮叨幾句了，
若不是夜鶯在枝頭唱起。

母親讓幾個年紀幼小的孩子
安歇在茅屋的近旁，
自己挨著他們，也進入了夢鄉。
一切都安靜下來……只有姑娘們
和那隻夜鶯兒還在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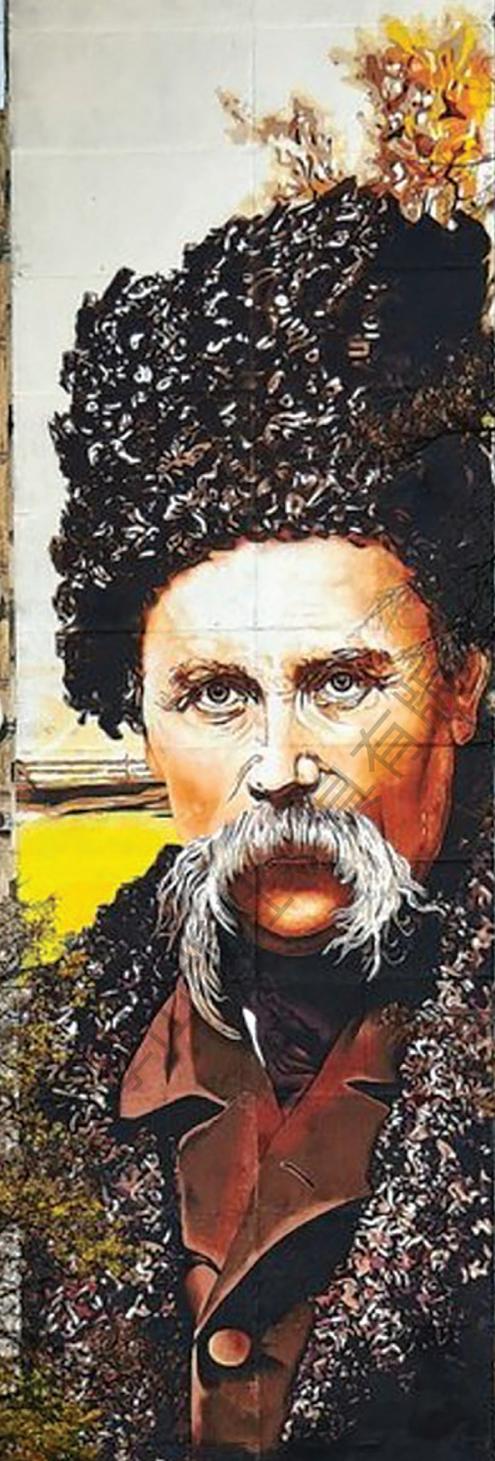
流放期間，舒夫真高在要塞當小兵，但也偷偷寫詩，藏在皮靴筒中，訂成《靴筒詩抄》。1857年，舒夫真高獲得釋放，但不得返回烏克蘭。1861年，在四十七歲生日的第二天，舒夫真高於聖彼得堡去世。在去世

前不久，他寫了〈是時候了吧？〉（Surely The Time Has Come），彷彿是將要離開世界的詩人深情的回望，兩把聲音，一出世一入世，都是詩人內在的聲音：

是時候了吧？我貧困的同路者，
我們應當慢慢拋棄拙劣的詩篇，
而從容地駕起馬車來，
奔向那遙遠的途程。
讓我們走吧，到神聖的上帝那兒去，
到另一個世界去安息，我可憐的人兒。
我們疲乏了，我們雖然狼狽不堪，
但頭腦還是清醒。
我們心滿意足——讓我們去睡吧，
到最後一所茅舍去安歇……
我們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的一所！……

噢，不必，朋友啊，不必，
對我們來說，永別的時刻還早；
我們還應該並肩而行，一同驚嘆這世界的美妙。
你看看吧，我親愛的，
這世界多麼廣闊，
它廣闊而歡暢，
深湛而明朗。
那麼，我的星星啊，讓我們遊蕩一番吧，
我們要登上山岡。
那些星星（你的姐妹們）
將在這個時候照耀。
那一望無際的星群，
將在天上遊動閃爍……
我們等一等吧，親愛的姐妹，
我神聖的女友！
我們要以真誠的語言
祈禱上帝，
讓我們緩緩地
踏上那遙遠的途程。
我和你，將沿著
那無底而混濁的「忘川之水」行走，
而且，你將以神聖的贊歌把我贊頌。

舒夫真高離世後，他的朋友執行了舒夫真高在烏克蘭所寫的詩作〈遺囑〉（Testament）的願望，將他的遺體轉送到烏克蘭，安葬於康涅夫的修道僧山，就在第聶伯河旁邊。■



ШЕВЧЕНКО
Парас Гуркобуса
200 років

